

贾母爱如珍宝的绣屏并非四大名绣

很可能是传奇顾绣

《红楼梦》第五十三回描写贾母的正室之中，摆放着一架绣屏，这架绣屏缀着璎珞，绣的是历代名家的折枝花卉，高雅不俗，十分珍贵，珍贵到什么程度？以贾府的尊荣富贵，这个绣品“也只有两三件，上年将那二件已进了上，目下只剩一副璎珞，一共十六扇，贾母爱如珍宝，不入在请客各色陈设之内，只留在自己这边，高兴摆酒时赏玩”。

由这段文字推断一下，这幅绣品很可能是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顾绣。



顾绣作品《湖石花蝶》

时间线吻合 顾绣鼎盛时期之后就是《红楼梦》的创作时期

《红楼梦》中多用隐笔，以假隐真，所以绣屏绝不是杜撰出来的。既然是真实存在过的，那就会有来路。在书中，仅仅出现了一次，寥寥几百字，就写尽了绣屏的来龙去脉，这架绣屏出自一个叫慧娘的才女之手，慧娘早夭，绣品绝迹，收藏有她作品的人家都舍不得拿出来用了，因为慧娘的绣品不俗，多以书画、书法为题材，于是将她遗留下的作品尊为“慧纹”。贾府原本有两三件慧纹的作品，后来都进献给宫里了，就剩这么一件，由贾家的最高领导贾母拥有，因为珍贵，贾母也不常摆出来。

仅此一件，由此推断，这幅绣屏不是四大名绣，四大名绣不乏传承人，而且在清代正是崛起的时期，不会有绝版的作品，何况在风格上，璎珞绣屏也和四大名绣的风格不符。

《红楼梦》是家族故事，以他们家的富贵和职位，能买得起任何绣品，唯有顾绣已经断代，是当时有钱也买不到的绝品。顾绣以家族命名，是绣史上的传奇，明代文学家谭元春赞叹：“上海顾绣，女中神针也。”顾绣可追溯到明中期的繆瑞云，繆瑞云嫁到顾家给顾名世做妾，她不受宠，但性格安静，擅长刺绣，于是用很多时间来刺绣佛像等，她在顾家见到了许多来自元代和宋代的名家字画，便试着将这些字画绣成作品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风格。

清姜绍书《无声诗史》记载她的绣品：“气韵生动，字亦有法，得其手制者，无不珍袭之。”繆瑞云地位低下，但她的绣品却精妙无双。

顾绣真正兴盛是在晚明时期，繆瑞云之后，顾家的第三代，顾名世的孙媳韩希孟接过了繆瑞云的传承。晚明动荡，文人士子朝不保夕，于是以享乐为主，无意中成就了美学高峰，顾绣也承袭了当代的美学。拥有天时，晚明的高级审美和文化氛围；地利，江南富庶文人士子品位高雅；人和，顾家人连续出现刺绣高手……这些条件综合，顾绣在晚明达到鼎盛时期，被称为“画绣”。大家贵族都以收藏、摆设顾绣为荣。

《红楼梦》大概成书于清初，是曹雪芹做的一部家族史，他的祖上做江南织造，接触世间最好的织造物，家里能存下明代末年的几件顾绣是很正常的事。此时的顾绣不再有产出，贾家的绣屏成为了绝品，所以哪怕贾母这样见识过顶级富贵的人，也将这件顾绣作品珍藏起来不舍得用。

顾绣与慧娘的追求吻合 绣的是艺术品，不计利益

《红楼梦》中这样写璎珞绣品的作者：“他不仅此技获利，所以天下虽知，得者甚少，凡仕宦富贵之家，无此物者甚多，当今便称为‘慧绣’。”

璎珞绣屏的作者，虽然品位高雅，技法不俗，但并不是专业绣娘，她们绣的作品不卖，家里不缺钱，不用以此为生计，绣品都是兴趣之作，产量又极其少，只用来赠送朋友或自己赏玩等，世家大族都稀罕，却很难获得。顾绣的传承人韩希孟的丈夫顾寿潜说过：“女红末技，乃辱大匠鸿章，窃为家珍，绝不效牟利态。”可见顾绣的特点和《红楼梦》的璎珞绣屏如出一辙，都不是为了利益而做的商品，而是以深厚的家族文化为骨，以高雅的品位为魂，不为市场服务，有钱也没处买。

顾名世作为嘉靖年间的进士，有深厚的文化沉淀，从繆瑞云嫁到顾家，再到韩希孟嫁到顾家承袭顾绣，他们家一直都是家世富足，并不赖以后院女性的绣品去生活，可以说，顾绣是以梦想、以艺术追求、以趣味为主，不计利益。有文化传承，又从容、技法高妙，所以顾绣很符合文人的气质，件件都是艺术品。

顾绣发展到清代，家族开始衰落，为了生计，后院的女眷们开始靠刺绣维持生活，为了迎合市

场，她们的绣品题材从名家字画转变成福禄寿等民间喜爱的题材。嘉庆年间《松江府志》记载，顾名世曾孙女顾兰玉：“工针黹，设幔授徒，女弟子咸来就学，时人亦目之为顾绣。”大家都能来学，顾绣名气大了，灵性却没有了，从此淹没在市场中。

顾绣的题材与璎珞绣屏吻合 都具有文人画神韵

在顾绣之前，流行的绣品是颜色鲜艳，造型逼真，唐胡令能写的《咏绣障》，讲得很生动：

日暮堂前花蕊娇，争拈小笔上床描。绣成安向春园里，引得黄莺下柳条。

绣的柳条像真的一样。

但《红楼梦》这件璎珞绣屏显然不是写实路线的：“凡这屏上所绣之花卉，皆仿的是唐、宋、元、明各名家的折枝花卉，故其格式配色从雅，本来非一味浓艳匠工可比。每一枝花侧皆用古人题此花之旧句，或诗词歌赋不一，皆用黑绒绣出字来，且字迹勾踢、转折、轻重、连断皆与笔草无异，亦不比市绣字迹板强可恨。”曹雪芹在形容市面上的绣品时，用了可恨两个字，可见他觉得俗气鲜艳不可取，他看不上那些俗艳的作品。而曹雪芹笔下这架屏风，绣了折枝花卉，每一枝花题一句诗词或赋，这些诗词也用黑绒线绣出来，每一笔每一画都还原了原作的灵动与自然，处处都是高妙的细节。

《顾绣考》记载的顾绣，也正是这样的特点：“露香园顾绣，据称得之内院，其擘丝细过于发，而针如毫，配色则亦有秘传，故能点染成文，不特翎毛、花卉，巧夺天工，而山水、人物无不肖活现。”

从《三国志》中记录的针神薛灵芸，到胡令能描绘的非常好的绣屏，都以逼真、舒服为主，但顾绣将绣品的审美提高了一个层次，顾绣以水墨为色，以历代名画为题材，更以书法为点缀，做到了诗书画印一体，完全承袭了文人画特点，和璎珞绣屏的题材、审美几乎一模一样。顾绣横空出世后，也确实得到了许多文人雅士的赞誉，明代画家董其昌就曾经大力宣扬顾绣，称韩希孟的作品为：“其灵秀之气，信不独钟于男子。观此册，有过于黄筌父子之写生，望之如书画，当行家迫察之，乃知为女红者。人巧极，天工错。奇矣！奇矣！”董其昌认为顾绣的花鸟已经超越了五代、北宋时期的黄家父子。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一幅顾绣创始人繆瑞云作品《枯木竹石》，也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些特点，远看是画，近看是绣，竹叶飘逸，清疏淡雅；另一幅顾绣作品《陶潜赏菊图》，更是用层层叠叠的针法将中国写意山水以针线的方式展现出来。《红楼梦》为闺阁立传，看似虚构，实则写实，在整部书中看似穿插了这么闲闲的一笔，很可能是在顾绣衰落之后，为创造了顾绣这一高雅艺术作品的女性立一小传纪念。

（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月满天心）

为什么互相研讨叫“切磋”



“切”与“磋”的本义是指磨砺的方法。我国古代，把骨头加工成器物叫做“切”，把象牙加工成器物叫做“磋”。《尔雅·释器》：“骨谓之切，象谓之磋，玉谓之琢，石谓之磨。”就是对古代惯用的切、磋、琢、磨四种磨砺方法的解释。不管使用哪种加工方法，其间都要经过细致的研究、磨炼过程方能成器，所以后来常用“切磋”比喻互相商量研究，取长补短。如

《论衡·量知》：“切磋琢磨，乃成宝器；人之学问、知能、成就，犹骨象玉石切磋磨也。”用形象的比喻，说明一个人要想在学问、道德、事业上有所建树，一定要经过艰苦磨砺的过程。现在，我们经常在互相学习、探讨、研究等过程中用到“切磋”这个词语。

据《联谊报》